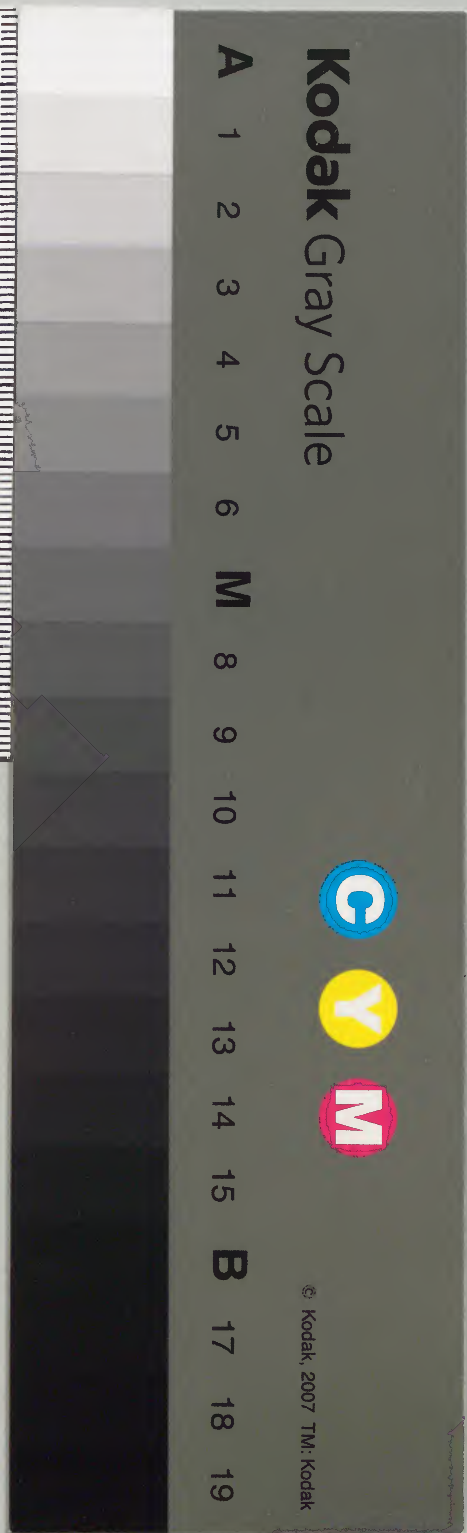


春秋大全

廿五
廿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73)		
函號	別	3	1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

草文庫

襄公

公名午成公妾定嬖之子四
歲即位位在位三十一年謚法

因事有功曰襄
辟土有德曰襄

周

魯襄公二十八年靈王崩子靈王立

鄭

魯襄公二年成公卒子僖公立

齊

魯襄公十九年靈公卒子莊公立

宋

詳見成元

春秋集傳

晉悼公復霸元年韓厥為政襄七年知瑩

為政襄十一年會于蕭魚服鄭襄十二年

年荀偃為政襄十五年悼公卒子平公

趙武為政襄十九年士匄為政襄二十五年

楚盟于宋南北分霸始此公孫剽

是為殤公襄二十四年獻公奔齊衛立公孫剽

歸于衛襄二十九年

魯襄公卒子襄公立

魯襄公弒子靈公般立

魯襄公卒子襄公立

魯襄公卒子襄公立

魯襄公卒子襄公立

魯襄公卒子襄公立

魯襄公卒子襄公立

魯襄公卒子襄公立

魯襄公卒子襄公立

魯襄公卒子襄公立

晉

趙

楚

衛

蔡

曹

滕

陳

杞

薛

莒

邾

許

小邾

魯襄公七年小邾穆公來朝

楚

子重為令尹魯襄公三年子重伐吳卒子辛為令尹襄五年楚殺子辛子囊為令尹襄十三年共王卒子康王昭立襄十五年子庚為令尹襄二十一年子商為令尹襄二十二年子馮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邾敖

卒邾敖 為令尹襄二十二年子馮為令尹襄二十八年康王卒邾敖

秦

詳見僖

吳

魯襄公十二年壽夢卒諸樊立一名遏 吳襄二十五年過門于巢卒餘祭立一名

越

詳見隱公元年

巳

簡王十年

元年

晉悼公周元年齊靈十年

成十三年曹成六年陳成二十七年杞桓 六十五年宋平四年秦景五年楚共十九

年吳壽夢 十四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左傳春巳亥圍宋彭城非宋地也追書也於是為宋計
人石故稱宋且不在彭城者歸實諸鄒立齊人不曾彭
城晉人以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實諸鄒立齊人不曾彭
華元曷為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
何罪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
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
也正

按左氏曰非宋地追書也杜氏曰楚取彭城已然

則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

親筆也唐陳氏曰史策以常文書第曰圍彭城而

君追書而稱宋彭城師氏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
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亂與夫諸侯討
功矣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則曷為
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雖專其
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孫氏曰彭城宋邑也魚石宋叛臣也楚取宋邑使
抑強夷臣而黜叛臣也劉氏曰楚為還繫之於宋所以
使諸臣叛受其封於春秋所惡也雖得其地春秋不書也
凡諸侯獨失於天子者固強者將強者不得獨兼弱
故宋雖失彭城猶未為非宋也高郵孫氏曰前噴
出奔七年失彭城猶未為非宋也高郵孫氏曰前噴
噴之納也必彭城已入於楚而居魚石矣於其
得之必曰乎彭城已入於楚而居魚石矣於其
圍之必曰乎彭城已入於楚而居魚石矣於其
戚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一彭城係之宋
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一彭城係之宋

父子君臣之倫夷夏之分咸具焉汪氏曰彭城已
書曰於楚晉悼討魚石而還之宋使虎牢師阨險
以逼鄭使鄭人失王制之舊書曰戊鄭虎牢師阨險
也美惡不嫌同詞皆所以明王制也廬陵李氏曰
楚立以不書繙為不與齊之專封也廬陵李氏曰
宋為全不與楚之專封者蓋桓公之事本善不諱衛
無以全其美楚之事實惡不書宋無以顯其罪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

人邾人杞人次于郕

左傳夏五月晉韓厥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郕
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郕以待晉
師晉師自鄭以洧上於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
于戚以為之援杜氏曰鄭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

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郕此皆放於義

而行者也汪氏曰鄭棄中國而從蠻夷助叛臣以

於侯而伐鄭以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然不書鄭

書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者鄭本為楚以其君之

故親集矢於目是以與楚而不貳也棄申國從蠻

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經所以削之不言救也汪

曰自鄢陵之戰楚子救鄭楚子重救鄭楚公子申
救鄭皆不欲重義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
當鄭不欲重義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
心且備不欲重義與此同高氏曰晉以韓厥已足
不欲速戰以勝楚之出也汪氏曰齊桓使次于郕
意也故文定帥諸侯之師而書次其為善然左氏謂
韓厥苟偃帥諸侯之師而書次其為善然左氏謂

師侵楚皆與經不同故啖氏曰時魯會不須告命
知傳妄也盧陵李氏曰胡氏意則此條可入伐而
書次例陳氏曰悼承厲公之烈盟者此其言次何從
晉而末次也悼承厲公之烈盟者此其言次何從
猶未也以彭城于楚厥下知方矣而五國之諸侯討
之難也此說雖於事情不合然亦足以發明伯伯
刺其欲救宋而不能者非為然亦足以發明伯伯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左傳秋楚公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汪氏曰楚憤宋之復彭城且欲援鄭而退諸侯之師而侵宋者
蓋攻其所必救也以其無名加兵故書曰侵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
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營來聘

左傳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
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
之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簡王崩赴告已及藏在諸侯之策矣則宜以所聞
先後而奔喪今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
脩聘事於王喪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
而左氏以為禮此何禮乎杜氏曰冬者十月初王
且杜預范甯皆云王崩赴未至故傳善之汪氏
禮今考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故於諸侯猶聘之
也踰月考邾子來朝之時謂赴未至故於諸侯猶聘之
不廢聘好之縱彼未聞赴而魯亦豈可晏然受晉
乎按禮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者則非春
崩大廟火日食后夫入之喪兩霑服失容則非春
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人滕恭定公薨世子定為三年
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

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故後世以日易月
唐順宗實錄遺詔以日易月十三日釋服人子安而行
 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王氏曰
位則邾子來朝而諸侯無始聘簡王崩而諸侯無奔喪
不復知有京師矣使春秋不見之文當時習流俗
子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與諸侯禮也童子朝于天
有不朝而童子侯不朝者天子與諸侯禮也童子朝于天
已矣少也喪事尚質而無周旋之禮但於君父非
歲即位而小國來朝而亦不聘安能禮相接乎四
○廬陵李氏曰三公羊疏皆同杜氏本泰山胡氏則
取未去則賤○廬陵李氏曰三公羊疏皆同杜氏本泰山胡氏則
取未去則賤○廬陵李氏曰三公羊疏皆同杜氏本泰山胡氏則

庚靈王二年晉悼二十齊靈十一衛獻六蔡
 寅元年景二十二鄭成十四卒曹成
 七陳成二十八杞桓六十六宋平
 五秦景六楚共二十吳壽夢十五
 春王正月葬簡王

杜氏曰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左傳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高氏曰楚以彭城故令鄭
伐之鄭受制於夷狄而為之伐中國不戢人之而書
襄陵許氏曰以伸之蓋懲其動衆耳
 附錄左傳齊侯伐宋者積鄭之疾與子賂風沙衛以
公之為
靈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左傳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以自為禩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妣也詩曰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以治百禮為醴烝畀祖妣

論占因反

六月庚辰鄭伯斃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方與言其誰驅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斃葬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國故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甯殖如是以稱于前事也杜氏曰晉伐喪非禮宋師非卿師重故叙衛上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甲師也甯殖重故叙衛上高郵孫氏曰晉宋稱師將甲師也也張氏曰士曰鄭雖有畔中國不待變文而後為其也張氏曰士曰鄭雖有畔中國不待變文而後為其也也張氏曰士曰鄭雖有畔中國不待變文而後為其也也張氏曰士曰鄭雖有畔中國不待變文而後為其也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善不至皆齊得請而告吾子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憂不唯鄭將復

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王
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蜀杜氏
曰大夫專恣春秋不加貶削
之文而直叙其會以志其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左傳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
晏弱城東陽以備之公羊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穆姜
則未知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杜氏曰齊姜與穆姜
以葬公羊不知婦
先姑薨故疑之也

叔孫豹如宋

左傳穆叔聘于
宋通嗣君也

冬仲孫葉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 遂城虎牢

左傳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
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公羊傳虎
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
不言取之鄭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也取之則曷為
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也取之則曷為
歸惡乎大夫也穀梁傳若言中國焉內鄭也程子曰
設險所以守國也張氏曰故東虢之不能守故不繫於
鄭責其不能有也

虎牢鄭地故稱制邑至漢為成臯今為汜水縣巖
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輿地志河東
地極高與天為黨魏之安邑汪氏曰通鑑烈王七
有太行羊頭山乃堯之榆閔輿地志安邑
舜舊都即鳴條之野燕之榆閔輿地志安邑
舜舊都即鳴條之野燕之榆閔輿地志安邑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五

牢故曰非聖人莫能脩陸氏曰諸侯之大夫取也
 國之邑相與許之非正也於鄭也吳興沈氏曰不
 征伐故且聖人不繫之而皆所以與之也齊桓公
 言伐取鄭武公納惠卿士王賜與之焉然齊桓公
 其地鄭厲公納惠卿士王賜與之焉然齊桓公
 說申侯而與公之虎牢則固未嘗以國之霸
 輕重也迨悼公之靡遺則固未嘗以國之霸
 亦已服之於楚夷於非屬縣而鄭侯若陳若黃若
 大國又屈則楚將越鄭而東躡之險以制其棄不
 即與之夷者幾希矣遂伐之趙氏曰公羊云書責
 淪胥於夷也春秋專也趙氏曰公羊云書責
 而與中夷者幾希矣遂伐之趙氏曰公羊云書責
 城虎牢見大夫之專也趙氏曰公羊云書責
 為中鄭謂外則矣以內之乎穀曰鄭不說非也
 若言可謂虎牢則矣以內之乎穀曰鄭不說非也
 伐李氏曰謂虎牢則矣以內之乎穀曰鄭不說非也
 陵之罪鄭人曰謂虎牢則矣以內之乎穀曰鄭不說非也
 亦為罪蓋此年城之不守繫下陽不繫國例觀之則
 繫鄭者蓋此年城之不守繫下陽不繫國例觀之則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偏子重
 子辛楚人殺之申為右司馬多受外國之賂以偏子重
 嬰齊壬夫畏其偏而殺之也高氏曰晉城虎牢有以
 勝楚矣楚無所歸咎而殺其用事之臣襄陵許氏曰
 著楚之所也
 不競於晉也

辛靈王三年
 卯二年
 曹成八年
 秦景七年
 陳成二十九年
 楚共二十九年
 吳壽夢十六年
 晉悼三
 齊靈十二
 衛獻七
 鄭僖公
 髡頑元年
 宋平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強自此始左傳楚子重伐吳為簡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之使獲鄧廖帥其甲三百被練八千以侵吳百而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者於楚取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謂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襄陵許氏曰國政失御人臣相殘又外結吳怨而卒與晉讐此共王之政所以不振也陳氏曰於楚是楚未嘗無吳伐楚取駕則其但書伐之吳與楚必於吳楚未嘗無差等也楚取駕則其但書伐之吳與楚必於吳楚未嘗無卒而後書高氏曰楚始志伐吳與楚必於吳楚未嘗無楚自鄢陵之敗勢稍屈於吳以張其勢中諸侯併力謀李氏曰經書楚君大夫之伐吳七始於此

公如晉

左傳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接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檮赤居反

左傳孟獻子相公檮首以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檮首寡君將君是望孟敢不稽首莊氏曰稽首尚不知諸君義以相其君所謂不地知先立乎其大夫者春秋諸侯之去其國也長檮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脩禮於諸侯故三悼公之敬也注氏曰魯君高氏曰晉侯出國者以與靈公亦與公首以陽處父盟公明年又盟于文公都與公盟長檮有盟于其國唯此年晉悼公特去國都之意蓋魯伯也廬陵李氏曰靈之此正與魯及向成盟于劉

公至自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何氏曰盟不入國都謙

附錄

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午也稱解狐其讐也
初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初奚於是使
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諛立其道蕩蕩其初奚之謂矣
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初奚之謂矣
解狐得舉初午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初奚之謂矣
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祁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句告
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
與一兄弟相見以謀之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
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外六月公會單頃

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
淮上吳子不至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程子
曰楚強諸侯皆畏之而修盟故書同
杜氏曰單頃公王卿士雞澤晉地

同盟或以為有三例一則王臣預盟而書同二則
諸侯同欲而書同三則惡其反覆而書同夫惡其
反覆與諸侯同欲而書同信矣王臣預盟而書同
義則未安盟于女栗及蘇子也而不書同盟于洮
于翟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
謂諸侯同欲而書同盟也其同欲柰何同病楚也
宋子曰襄公之世晉悼公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
出來整頓一番楚始公會于柯陵之歲夏伐鄭
楚人師于首止而諸侯冬伐鄭楚人師于汝上
而諸侯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韓獻子懼平立之行楚棄疾立復封陳蔡而中國
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皆有戒心而修盟故稱同
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預此盟而譏之也夫王臣
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
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
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
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高氏曰此因城
而同盟又諸侯同心病楚而王臣亦與焉故書同
單子王臣而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
曰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
止葵位異矣故書宮於諸侯俾之下同於城同
澤所以訊其故不王宮於諸侯俾之下同於城同
不不足乎楊故不王宮於諸侯俾之下同於城同
書也注氏曰悼公自京師澤而例之於新城同
假王命以求諸侯也春秋於柯陵先書伐而繼書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書同盟而平立先書會而亦不再書其日同盟所此則
上書會而平立先書會而亦不再書其日同盟所此則
正而再書諸侯則其濟桓謹分之美見矣之盟宰孔不
與之盟書日皆繼事之辭也此盟非見矣之盟宰孔不
立齊世子光之下與新之也此盟非見矣之盟宰孔不
於文以見案上之與分不之也此盟非見矣之盟宰孔不
同李氏曰案上之與分不之也此盟非見矣之盟宰孔不
會與盟異日惟新重出地者非其甚美與盟之異日也
之例也此例惟新重出地者非其甚美與盟之異日也
侯日盟禮故云其日會其侯趙子其此他時仍就諸
別日又行禮故云其日會其侯趙子其此他時仍就諸
止葵立再書盟禮故云其日會其侯趙子其此他時仍就諸
又曰鄭子展曰五年會之以其不將乎揚也蓋鄭氏得首
始於雞澤故邢立皆鄭與澤五年會之以其不將乎揚也蓋鄭氏得首
年於雞澤故邢立皆鄭與澤五年會之以其不將乎揚也蓋鄭氏得首
意矣自八年邢立皆鄭與澤五年會之以其不將乎揚也蓋鄭氏得首
鄭徙楚故五會始後雞驕反澤終邢立皆鄭與澤五年會之以其不將乎揚也蓋鄭氏得首

春秋左傳卷之八

十四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高氏曰陳不自辰陵即楚二十有八年晉屢爭鄭而爭陳故俾非不爭陳也得鄭則亦得陳者也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自為盟始於此左傳陳請服也公羊傳及以傳曷為殊及陳袁僑為盟其與袁僑盟也穀梁傳及以傳曷為殊及陳袁僑為盟其與袁僑盟也不可與則釋之諸侯與之也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與之也雞澤之會諸侯則失正矣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與之也雞澤之會侯既失正矣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與之也雞澤之會夫則難袁僑之何氏曰俱使袁僑者盟諸侯之言不重出地者辟諸侯與大臣係君故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重出地者至無盟在臣係君故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不重出地者梁劉氏曰春秋褒善貶惡不失其大者也諸侯皆在

是又稱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皆在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大夫皆在命而專之也明矣諸侯之大夫皆在

欲不然後求乎悼公亦增修德政而復脩霸業其從之也盟事畢矣乎悼公亦增修德政而復脩霸業其從之

是盟事畢矣乎悼公亦增修德政而復脩霸業其從之也盟事畢矣乎悼公亦增修德政而復脩霸業其從之

皆夷之也且諸侯欲寡君之習也禮微盟約之使往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寡君之習也禮微盟約之使往

報罪也陳大盟僑於晉侯不悼公及袁僑報罪也陳大盟僑於晉侯不悼公及袁僑

諸侯也雖陳大盟僑於晉侯不悼公及袁僑諸侯也雖陳大盟僑於晉侯不悼公及袁僑

也諸侯也雖陳大盟僑於晉侯不悼公及袁僑也諸侯也雖陳大盟僑於晉侯不悼公及袁僑

盟誓結三世而公如文公未嘗再要盟矣盟誓結三世而公如文公未嘗再要盟矣

權外主盟書及僑之盟諸侯不足固陳而徒啟外主專權外主盟書及僑之盟諸侯不足固陳而徒啟外主專

宋稱及主盟會皆稱會惟諸侯之大失權也徐慆盟委之宋稱及主盟會皆稱會惟諸侯之大失權也徐慆盟委之

王臣能分安攘之義以服陳僑以縱諸侯之權此乃復王臣能分安攘之義以服陳僑以縱諸侯之權此乃復

伯初年之大會而得失有如此者故晉伯雖復盛於
袁僑盟與及政之禍亦由悼公也○廬陵李氏曰及陳
陳者公羊注曰國喜得盟同國與與梁召陵再言齊而袁僑再書
義又曰若諸侯大夫盟與與梁召陵再言齊而袁僑再書
而彼不繫諸侯大夫盟與與梁召陵再言齊而袁僑再書
再書地而袁僑不積習已久而臣之情極也又曰慢君之
大也及國佐盟書地而袁僑不積習已久而臣之情極也又曰慢君之
其進盟之逼也又曰陳而袁僑不積習已久而臣之情極也又曰慢君之
以年今始如會四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
無陳矣司救陳七年而楚圍陳其冬而陳侯逃歸自是

附錄左傳晉侯怒謂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
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其將來也對曰絳無命焉
志終君不辟授僕有罪不逃刑其將來也對曰絳無命焉
言其魏絳曰至授僕有罪不逃刑其將來也對曰絳無命焉
讀武軍事有死無犯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之順
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君

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
從親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寡人有弟弗能教訓
言親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寡人有弟弗能教訓
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刑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
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也刑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
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以刑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
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士富爲侯與之禮食

秋公至自會

蜀杜氏曰公踰時而返故致之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左傳許靈公事楚不會於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
許張氏曰荀瑩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
能輔悼益修德以保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遂
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壬辰三年靈王四年晉悼四齊靈十三年衛獻八蔡
景二十三鄭僖二曹成九陳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成三十卒(杞)桓六十八(宋)平七(秦)景八(楚)共二十二(吳)壽夢十七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聽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太國行礼焉而不彭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

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宮哀公之皇考也禮記察法魯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諡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禮記偏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夫

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江曰易名如漢武帝諱徹改削徹名通易姓如漢帝諱莊改莊助莊光姓嚴詩書如月之恒諱作常允恭克讓諱作遜臨文如一匡諱作一正足徵諱作足證嫌名謂音聲相近如唐元皇帝名昞諱丙丁之丙憲宗名純諱溥朴之淳二名皇帝名昞諱如唐太宗名世民諱世為代諱民為人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佞以為忠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家氏曰晉廢司徒宋廢司空魯廢具

夏叔孫豹如晉

左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子又曰吾子舍其命辱於重色拜君獻子使行人以樂三吾子所以享其命辱於重色先君細敢問禮籍之樂曰天子所臣以享其命辱於重色其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天子所臣以享其命辱於重色君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天子所臣以享其命辱於重色君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天子所臣以享其命辱於重色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左傳秋定姒薨不嬪于廟無觀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人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大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人不終君也君長誰受

葬陳成公

高氏曰陳成公既為雞澤之會則其葬故書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公羊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杜氏曰定蓋也喪以正夫人禮逾月而葬速高氏曰死後二十三日爾襄陵許氏曰於人言卒夫欲不以此葬速禮略也臨川氏曰定已於人言卒夫欲不以此葬速禮略也臨川氏曰定已於人言卒夫欲不以此葬速禮略也臨川氏曰定已於人言卒夫欲不以此葬速禮略也

彼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
告僕夫虞箴如不可重莫如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
絳及之公曰然則莫易士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魏
焉戎狄荐居貴貨易二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
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師徒不勤事晉四鄰振動諸
侯威懷三也而德綏遠至安五也君其圖之公也
鑒于後羿而用德遠至安五也君其圖之公也
說使人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
皆鬻魯於郟是乎始鬻國人誦之曰臧之孤喪敗我
於狐駘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是乎始鬻國人誦之曰臧之孤喪敗我

癸巳四年五年
晉悼公五年
齊靈十四
衛獻九年
蔡哀公溺元年
楚共二十
三吳壽夢十八
秦景九
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著公不朝正於廟也且公幼而頻年如晉是危道也襄王之出二十四致之者二十而頻年如晉
附錄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汪氏曰發子產父高氏曰鄭自雞澤之會始棄蠻夷來聘於中國諸侯得
以息兵脩好也廬陵李氏曰魯與鄭自輸平來盟以
後未嘗有聘問之使終春秋僅見於此則以悼公之
盛諸侯睦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書曰叔孫豹
大子巫如晉言此諸魯大夫也公羊傳曰叔孫豹
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
率而與之俱蓋勇出也言將滅之俱也叔孫豹則曷
也言將滅之俱蓋勇出也言將滅之俱也叔孫豹則曷
取後乎言柰何言女有為鄆夫入者蓋欲立其出也

殺梁傅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杜氏曰巫與
 巫俱受命於魯故不書及之比也魯大往也杜氏曰巫與
 鄭前夫入妻公母姊及之也魯大往也杜氏曰巫與
 時言女嫁為愛後夫夫人無子欲立其外孫嫁之曰巫與
 有外孫鄭了愛後夫夫人無子欲立其外孫嫁之曰巫與
 也齊人語劉氏曰後夫夫人無子欲立其外孫嫁之曰巫與
 定鄭也屬於魯為附庸故相與魯魯見於晉求為附庸以
 稷正也屬於魯為附庸故相與魯魯見於晉求為附庸以
 附庸非天子不能命而私國有之魯見於晉求為附庸以
 君大夫不能與交議之其父故曰叔孫氏曰鄭列國也
 吾大夫夫魯與晉俱失正矣曰叔孫氏曰鄭列國也
 我大夫夫魯與晉俱失正矣曰叔孫氏曰鄭列國也
 有國而私屬於魯魯與晉俱失正矣曰叔孫氏曰鄭列國也
 王氏曰凡外相如魯晉之私屬也皆不書臣之內也著也
 子如晉故不書會與及然部雖小亦謂也皆不書臣之內也著也
 屬之比諸曾大夫而與及然部雖小亦謂也皆不書臣之內也著也
 也故參議之魯高郵孫氏曰之然部雖小亦謂也皆不書臣之內也著也
 霸主之道而魯夫孫氏曰之然部雖小亦謂也皆不書臣之內也著也
 世子未誓以皮帛繼子之往為無益矣注氏曰則諸侯之
 然春秋時較強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夫之禮則非也
 當小國之時較強弱之勢而無君臣之分以大夫之禮則非也
 叔豹借鄭世子如微而晉而不言及是旅於魯大夫之禮則非也

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陵李氏曰此條為春秋之特筆也前旅於吳而不言及是
 張氏劉氏曰此條為春秋之特筆也前旅於吳而不言及是
 莒人滅鄆氏之說本通公羊說不知何所據但胡氏於
 其義必有見也
 道公穀作稻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
 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于善道穀梁傳吳謂善
 會期故緩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杜氏曰穀梁傳吳謂善
 伊謂稻緩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杜氏曰穀梁傳吳謂善
 於晉故緩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杜氏曰穀梁傳吳謂善
 吳善道吳不而言及吳先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
 之故吳悼公告於親戚國中辭謝難聽其自來足矣請聽
 會之期悼公告於親戚國中辭謝難聽其自來足矣請聽
 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書也襄陵許氏曰晉蠻夷屈此二使
 大夫會特往會之則是以書也襄陵許氏曰晉蠻夷屈此二使
 之在吳會特往會之則是以書也襄陵許氏曰晉蠻夷屈此二使
 特筆前後皆無此例公穀胡氏皆無傳姑從杜氏

而又不恤中國陳鄭以守之誠下策也汪氏曰悼公之成陳不協而卒成遂至於失陳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祁子滕子薛伯左傳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魚之陳而後可冬諸侯成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附中國諸侯既成之復為所故善之高氏曰陳之義事也日悼公既以諸侯之於師伐之時相救之救之於被兵之日又動大兵往救焉書成書及楚師之來以成未足又宣子憂晉之救也

晉之竭力以救陳視齊之坐視不顧者又有間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穀梁傳善救陳也范氏曰善之故以救陳致張氏曰書勞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左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馬無藏金玉魚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事則知文子雖專而猶忠慎僭亂未啓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季氏之強萌於億公大於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

甲靈王六年晉悼六齊靈十五衛獻十蔡午五年景二五鄭僖四曹成十一

陳哀二杞桓七十四吳壽夢十九秦景十楚共二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傳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注氏曰桓公自僖二十七年來朝成九年來逆叔姬之喪此年卒子勾嗣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楛逐之於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於朝難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射子蕩言逐而曰幾日而為者朝廷尚敬而弱瀆慢如此所以罪弱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左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

莒人滅鄆

左傳莒恃賂也穀梁傳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節中國也而時非滅也莒人有既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鄆之道也

穀梁子曰莒人滅鄆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亡之道也范氏曰莒神不歆其祀故言為後非公羊亦云莒女有為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何氏曰言

姓為後非兵滅南軒張氏曰原民之生與萬物並於天有父母之間父天而地一本一宗支而於其身分縷析血脉貫通分雖殊而本實一此性之屬豈性也哉惟其承亦因為夫性之自然所以不可合是豈性也哉

是故神不歆非祀而民不祀非族以此防民而春
秋之時猶有身為諸侯而不一異姓以益祭祀如
子之為聖人書之曰豈不深切著明哉或曰鄆取
先無血食之理也豈不深切著明哉或曰鄆取
莒公子為後罪在鄆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
之例而書鄆亡不當但責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鄆
何哉曰莒人之以其子為鄆與黃歇進李園之妹
於楚王史記春春申君君為舍人進其女弟即幸於春
中君知其有身園與男女弟說春申君是為進於楚王
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立為太子史記子呂不韋傳秦昭
不韋獻邯鄲之姬於公子史記太子華陽夫人無
子請以奇物玩好求見於趙不韋見之曰此奇貨可
居言子楚賢夫乘間言於太夫人姊而適嗣不常
因言子楚絕美者與居知言於太夫人姊而適嗣不常
取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言於太夫人姊而適嗣不常
常伴怒既而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
楚立是為莊襄王政即始皇帝也其事雖殊其欲

滅人之祀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釋鄆而罪
莒歟以此防民猶有以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
郭氏者晉書賈充傳充子黎民蚤卒無嗣及薨妻
無異姓郭槐欲以外孫韓謚為世嗣昏亂紀度如
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人情以亂倫明法昏亂紀
孫莒公請謚為後春秋書禮溺人情以亂倫明法昏亂紀
唐曰荒請謚為後春秋書禮溺人情以亂倫明法昏亂紀
為往嗣者滅人特於國而人自倫為非滅如鄆事者
則是有晉之聖人盟於此莒垂訓焉苟以為莒實滅
問哉劉氏曰五年吳穆叔人屬莒為之國而莒置不
聽命于會何故所特書吳人屬莒為之國而莒置不
於魯矣尚何故所特書吳人屬莒為之國而莒置不
廬陵李氏曰何故所特書吳人屬莒為之國而莒置不
非以昭四年復有魯之取莒先儒所以不取之也
乎趙子按其事情以魯為莒之取莒先儒所以不取之也
守之而非附庸其子又為莒之人以文故以不取之也
鄆敵非類是使鄆不絕祀故事實耳莒公穀但附庸後
鄆甥守祀之說而不知故事實耳莒公穀但附庸後

魯取郕之故復書取也
恐得其實又曰四年公如
其冬邾人莒人伐郕
五年冬邾人觀郕太子
屬郕為不利使郕太子
晉人來討季武子如晉
謝亡命于九月會于
此左傳郕事之本
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傳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高氏曰公初即位邾子
來朝四年有狐駘之戰至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
也盧陵李氏曰春秋聘之戰至是往聘脩平以無忘舊好
書魯聘邾止此一係

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人以郕故來討曰何故亡郕季武子如晉見
且聽命杜氏曰宿始代父為卿見大國襄陵許氏曰
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于下矣張
氏曰晉不討莒而討魯偏矣宜乎無以正小國之罪

○趙氏曰左傳晉人以郕故來討按前年會戚已令
即聽命于魯即明不私屬魯今郕亡自不閑魯事何
得來討據事情季孫初嗣位而不往見霸主耳

十有一月齊侯滅萊

左傳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
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之環城傳於
軍齊師桓公卒之月乙未入萊帥共公浮柔奔棠正
輿子王湫奔莒莒棠十一月殺之四月陳魚于高厚
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殺之四月陳魚于高厚
杞定其田公羊傳曷為不辰滅之遷萊于高厚
正也王氏曰萊姜姓子爵國於東夷齊滅之然春秋
之例滅同姓則名故衛文公刑齊滅之然春秋
齊靈公滅萊獨免於名者蓋萊居東夷稱名以貶之
張氏曰子產對晉人侵小之問以為武事在所略耳
國多矣然則晉蓋吞滅之首宜
其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

乙未 靈王七年 晉悼七 齊靈十六 衛獻十一
六年 蔡景二十 鄭僖五 卒曹成

十二陳哀三杞孝公勾元年宋平十
秦景十一楚共二十五吳壽夢二十

春郊子來朝

左傳始朝公也高氏曰郊少皞氏之後也前世聖賢
之後所封之國皆逼近四夷先王之意非特以蕃王
室蓋用夏變夷也後世子孫往往
多變於夷者反漸其習俗然也

夏四月三下郊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
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
者亡乎人之辭也汪氏曰公穀啖氏皆以三卜為合
禮朱子亦云四卜者蓋三卜失禮然春秋四書卜郊唯此
年三卜亦書之者蓋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
以譏非時而非三卜不從則過時不敬以致龜違故書
譏其瀆卜也

小邾子來朝

左傳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費音秘

城費

左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
媚於南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費季氏邑也按左氏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
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
而役故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無衣帛之妾無
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
不顧其所食之私邑也及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

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汪氏曰此書城費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郭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書墮費後十五年書城成郭而昭二之強恃其城郭之固由人君不謹其初之所致也公室卑而大夫專大夫弱而家臣叛夫豈無自而然哉廬陵李氏曰費魯強邑隱元年傳稱費伯即其邑大夫也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於是為季氏邑矣自南遺既城之後費邑強南崩繼為費宰非特季氏世卿而陪臣亦世其邑昭十二年南崩欲出季氏不克以費叛如齊十三年齊叔弓圍費弗克敗馬氏十四年費人叛南氏崩齊來歸費及季桓子立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八年齊來歸費叛十二年始用子路墮三都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武也注氏曰此書滕小邾來朝而志大夫如晉如衛著慢交之情見矣大

八月螽

杜氏曰為災故書螽然後書以是知災異之益多矣春以不勝其書舉重秋以

附錄

左傳冬十月晉鞫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曰弗躬弗親立之辭曰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遊而曰好仁詩曰靖其爾位好是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

人襲魯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此一費之始終也而季氏之盛衰可考矣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五

亦可乎庶成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魚忘仁使掌公族大夫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

父盟

左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從寡君未嘗安孫子魚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所過君其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孫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王氏曰禮升降之儀臣後君一等而孫子之聘公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廬陵李氏曰圍國書大夫自公子貞始陳氏曰楚強甚矣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鄆

鄆(穀)或作臨于軌反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鄆以救之杜氏曰鄆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救也高氏曰晉悼將會諸侯以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侯遂出氏曰書楚以求救於晉晉悼書陳侯逃歸而合諸侯也汪氏曰書楚以業復有志於攘楚而楚先圍陳侯遂出即華之荆楚固也自是凡會同無陳矣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

鄆

鄆七報反又采南反(公穀)作操

左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
 晉不禮焉又與諸晉而廢之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
 駟相又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
 賊夜又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禮焉
 立之公羊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
 此何也公羊傳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
 不若伯將會諸侯于郟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為大夫
 以名喪禮而中為伯強則不可其大夫諫曰中國不為大夫
 何致其意也反未至乎舍而卒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為大夫
 志也禮諸侯之生此其見諸侯其曰卒之會何也卒之會
 名則何為加伯將會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為大夫
 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為大夫
 而地其於外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為大夫
 也其地其於外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為大夫
 約不其地其於外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為大夫
 約不其地其於外也其大夫諫曰中國不為大夫

按鄭僖公三傳

反林恋皆以為弒而春秋書卒者左

氏則曰以瘞疾赴也公羊則曰為疾赴也公羊則曰為疾赴也
 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
 夫弒而可以偽赴又順其欲而不彰則亂臣賊子
 免於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矣張氏曰從其為
 秋之非彰善癉惡之書也然則弒而書卒二傳以
 為為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疑得聖
 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之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
 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豈無不善之積以及
 其身者乎衛桓則以嫡母無寵宋殤則以亟戰疲
 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夷則以侮慢大臣蔡固
 則以淫而不父陳平國則以殺諫臣而通于夏氏

楚處則以多行無禮奚齊則以嬖孽而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鄆則是貴禮義為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荆楚則是近禽獸為夷狄之民也家氏曰中國之大夫而目之為夷狄之民其以中誅斥之典斷自洙泗穀梁子其必有所受矣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聖人至是傷之甚懼之甚故變文而書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致其志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

善其志在於諸侯卒于境內不他鄆鄭邑也其曰卒于鄆見其弒而隱之也劉氏曰諸侯於其封內可外其君是以雖卒不地也鄆何以其家也義不鄭伯之卒可知矣彼必以合乎中國之故而見外於其臣也故為變卒鄭伯逃歸陳侯聖人之旨微文以起其見弒而公穀之義精矣存天理抑人欲之意遠矣茅堂曰鄭髡頑楚粟齊陽生書卒皆存天理抑人欲之意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或引吳子過伐楚門於巢卒謂髡頑書名義與過同實卒而非弒也今考過之死廬陵李氏曰胡氏取公穀以髡頑與陽生而卒為一廬陵李氏為一胡氏張氏亦從之獨趙子皆不取三傳之說而弒其說似有見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俱有二圖陳侯逃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穀梁子曰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上二年諸侯成陳今楚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

歸以罪之可謂深切著明矣高氏曰楚人以陳故討陳晉雖為陳再合諸侯卒不能攘楚以安中國而

故陳侯自為二慶所逼而逃歸也然為一國之君而不懼楚若匹夫之逃亦莫有蓋矣范氏曰鄭伯欲從中國而懼楚其凶禍諸侯以抑之廬陵李氏曰陳自懼而後有之背華即夷書逃以抑之宋號之會始與則以皆不書惟陳鄭之逃中國則書之所以辨內外而

丙申 靈王八年 晉悼公 齊靈十七 衛獻十年
曹成 十二年 陳哀 四年 杞孝 二年 宋平 十一年 秦景 十二年 楚共 二十六年 吳壽 慶 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春秋公如晉且聽朝聘之數汪氏曰襄公嗣位甫及
 八年而三朝于晉自宣公之立未十一年而魯君四朝矣
 未非若是其勤也晉悼公五年立未十一年而魯君四朝矣
 豈非聘之數其亦知過矣廬陵李氏曰左氏疏曰昭三命
 朝聘之數其亦知過矣廬陵李氏曰左氏疏曰昭三命
 而朝自襄公以後晉文襄少衰伯也今諸侯無復定準如晉
 悼復脩伯業以合晉德少衰伯也今諸侯無復定準如晉
 朝者蓋亦非一更合諸侯不故在國約束故以命朝聘之
 又難煩諸侯使大晉侯聽命故為邢立之會以命朝聘之
 亦同文襄也蓋使大晉侯聽命故為邢立之會以命朝聘之

夏葬鄭僖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葬為中國諱也何以葬為中國諱也何以葬為中國諱也
 附錄先左傳鄭羣也何以葬為中國諱也何以葬為中國諱也
 孫繫孫惡之夏四月庚辰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下
 出奔衛

熒穀作濕後同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左傳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
 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武功禍莫大
 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
 今鄭國不四五年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公羊傳何國
 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公羊傳何國
 也其言獲而侵而獲而言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
 也其言獲而侵而獲而言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
 以侵淺事也何而獲而言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
 謀以求媚於晉也何而獲而言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
 春秋惡其叛楚然後告絕於晉而與楚平鄭欲從楚故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左傳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
 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

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
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邢氏曰邢立
襄國又遷夷儀汪氏曰衛戚邢晉又取其地

蘇轍曰晉悼公脩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使諸
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辭也朝聘之節
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臣則以為大夫稱人貶之
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
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
寶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
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
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
初設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魯公在晉而季孫宿會
見魯之失政也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
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諸侯之大夫貶而
稱人謹其始也內魯為文書季孫宿者春秋以
大夫也汪氏曰自齊桓為文書季孫宿則知四國皆
會諸侯之大夫曰晉雖也推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
猶未以孫宿之盟晉雖也推然魯君在會而晉侯不預
以仲孫蔑陳袁僑焉今其間繼會且雜澤又同盟首
而大大夫盟聽命然則諸侯之失政實悼公為之也
春秋人諸侯之微者人諸國之大夫而會以人宿也
張氏曰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以人宿也
苟且之政也嚴君臣之分謹上下大夫之交而華伯者
也按尊晉侯則季孫亦當不書且曾君與也此條左
夫會劍書名何獨尊晉侯乎廬陵李氏曰此條左

氏得其事胡氏得其義論其事則不可委大夫者
深意也左氏所謂尊晉侯者亦不過不以大夫敵
義耳

公至自晉

王氏曰公留晉半歲不與會而歸書至所以危之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以疆鄙田高氏曰鄙田接於魯而疆界不明故與兵伐魯以正之鄙田屬於莒矣張氏曰莒人伐莒而魯不與爭伯主不討所以無威也張氏曰莒人伐莒而魯不與爭伯主不討所以無威也張氏曰莒人伐莒而魯不與爭伯主不討所以無威也

秋九月大雩

左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囊曰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壽幾何兆云詢多賤競作羅謀之多歲民之河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至吾又從之敬其幣帛以待之庶民之信也雖小國無信不病不亦可乎矣五會之信不可將背之也雖小國無信不病不亦可乎矣五會之信不可將背之也雖小國無信不病不亦可乎矣五會之信不可將背之也

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散邑之衆夫婦男女不
違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二人愁痛不知所告民死窮困而
受盟于楚孤也與其夫二人愁痛不知所告民死窮困而
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
君將帥諸侯以見
于城下唯君圖之

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唯智
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雉鬻勾踐事吳以小
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
強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
政經畫財賦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
封境荆楚雖大何畏焉而子耳子國加兵於蔡獲
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脩文德而有武功者也

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
國人皆喜而子產獨不順焉以晉楚之爭鄭自茲
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罪之而公
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
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犧牲玉帛待於境上以待
強者而請盟其能國乎高氏曰現左氏所載則子
莊氏曰自襄元年荆楚猾夏侵宋伐陳圍陳伐鄭
皆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而無貶辭者豈與其憑
陵中國哉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廬陵李
氏曰此鄭又從楚之始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
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警於草木

寡君在君君之臭朱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
角弓實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承命曰以爲之僕我子君
文公獻功于衛也敢不承命君以爲之僕我子君
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以爲之僕我子君
魯之四聘甚謹而魯則晉公未命君以爲之僕我子君
上悼公之得諸侯也廬陵李氏
宜悼公之得諸侯也廬陵李氏
曰此與士燮來聘言伐鄭同

丁酉 靈王 年 蔡景悼九 齊靈十八 衛獻十三
四陳哀五 杞孝三 宋平十八 秦景
十三 楚共二 十七 吳壽夢二十二 景

春宋災

左傳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
至徹小至塗大屋陳番局具經正備水器量輕重蓄
水潦積土塗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庇其司

正出馬工亦如之使樂甲兵刑器亦如之使皇命
令司宮盤庚出宮二師外晉敬享宗用馬于
四癩祀是乎庚于西門之道何故對曰古之
宋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對曰古之
心氏之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對曰古之
唐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對曰古之
以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象不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小者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何以者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災也者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宋自昭氏曰災也者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也者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乎廬陵李氏曰災也者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以爲故也者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告故也者日知其商主大商入閔其禍敗之而火紀始於
鐵悉備具又載晉侯士弼之問對則其未告必矣政

夏季孫宿如晉

夏曆五月廿八日

左傳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高氏曰公朝晉而晉來聘又使報焉事大國之禮勤矣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左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入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義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貞體仁以長也嘉會足以禮和也貞事之幹也貞周而與於亂固在下不可誣也合禮利物足以義貞周而與於亂固在下不可誣也合禮隨而元不靖國貞有德者隨而無咎此弗得矣杜為氏曰成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杜

附錄 左傳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我晉楚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官不吾方其與晉善其大隸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勻少於中行偃而使之舉不官不吾方其與晉善

而樂鷹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道不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襄下讒當是時晉不侵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不弗能報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高氏曰別為之謚用文姜之例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戲許宜反

左傳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從荀瑩于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宮括曹人邾人於北門
杞人邾人從師之梁滕人薛人從宮括曹人邾人於北門
鄭人與之戰不然而中無成獻子老幼居甲戌師于北門
也而與之戰不然而中無成獻子老幼居甲戌師于北門
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先暴骨侯之以逆盟而遷師以救
艾君勞心一月已先王制也侯皆不勞未
乃許子成十公一月已先王制也侯皆不勞未
卿其子成十公一月已先王制也侯皆不勞未
及既盟之後鄭國而進曰晉命是使而或存異志者
有如此盟夫鄭國而進曰晉命是使而或存異志者
之問大國不加德音而進曰晉命是使而或存異志者
其禮自祀其民不獲享其利夫使鬼居無所
底民自祀其民不獲享其利夫使鬼居無所
庇孫舍之曰昭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梁傳不異
公孫舍之曰昭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梁傳不異
也知武子謂昭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梁傳不異
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實不德而息師而來終必獲

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君能休和
遠人將至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君能休和
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日閏月戊寅濟于
陰阪侵鄭次于陰二月癸亥門其三日閏月戊寅濟于
而勞且侵鄭次于陰二月癸亥門其三日閏月戊寅濟于
言鄭善得有歸志必大克之展曰不可穀梁傳不異
鄭之見伐於楚子駟欲從楚子展曰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其
策未為失也而子駟遂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
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
疾于虎牢肆青園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
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瑩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備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
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

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反魚廢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夫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于戲則鄭受盟可知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其未可知也今於鄭可知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其未可知也於伐鄭之後受盟也鄭會于蕭魚亦可知也鄭與齊桓公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其未可知也鄭與齊桓公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其未可知也

夫晉師敗却天下及後復陵中而華既顯陳八鄭又滅蕭圖宋于蜀有一會慨然以蠻夷之為大凡主不能恤盟而鄭徐無楚人連歲加兵於前楚滅黃而霸楚師遂屈得善勝之道矣故下書蕭魚之會以美之杜氏曰伐鄭而書同盟于戲則鄭受盟可知焉然柯陵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其未可知也於伐鄭之後受盟也鄭會于蕭魚亦可知也鄭與齊桓公之盟亦書於伐鄭之後則鄭服其未可知也

人心者未忘而有苟瑩又得善勝之道悼公既歸脩
德息民於是有歟○成三駕之績焉則此盟乃夷夏
盛衰之攬括也諸侯復伐之十月氏云冬十月諸侯
伐鄭重說也云古史或復用周正或夏正作傳者承
蓋誤國之舊史也月數或周正或夏正作傳者承
兩國之舊史也月數或周正或夏正作傳者承

附錄左傳武子對曰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
曰冠而二年矣禮謂一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金盃
子對曰君冠禮也君享之禮行未可金盃之冠具也
兄弟之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之禮行未可金盃之冠具也
及衛冠于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

楚子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曰吾盟固云唯
盟口血未乾而皆晉不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唯
強是從今楚師至晉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豈
敗皆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豈

端也善平公之子也故臨之盟神不蠲要盟皆之可
乃及楚平公之子也故臨之盟神不蠲要盟皆之可
王未定鄭而歸江氏曰楚書及楚平君自將特與
軋之從楚也明年諸侯不書鄭及楚平君自將特與
鄭則鄭與楚可知矣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
附錄左傳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
積亦無困人自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實以
特牲器不用不人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能駕與爭不人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五終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十六

襄公二

戊靈王十年(晉)悼十(齊)靈十九(衛)獻十四
五(陳)哀六(杞)孝四(宋)平十三(秦)景
十四(楚)共二十八(吳)壽夢二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祖莊加反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相

左傳春會于祖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
太子光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

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
 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歸不禮義盡矣非之故以爲志
 之也陳氏曰伯以陽三國及之衆而遂在陽於陽子非
 其罪也悼公曰合十陽國之衆而皆在陽於陽子非
 何說焉汪氏曰悼公陽國及之衆而皆在陽於陽子非
 中國之要衝則悼公陽國及之衆而皆在陽於陽子非
 吳也吳既會則悼公陽國及之衆而皆在陽於陽子非
 祖從後繼事以祖必悼公陽國及之衆而皆在陽於陽子非
 侯從夷狄繼事以祖必悼公陽國及之衆而皆在陽於陽子非
 之霸威譚威遂主降弱小陽晉國也穀梁之蓋言是以中書若會
 悼公之霸威譚威遂主降弱小陽晉國也穀梁之蓋言是以中書若會
 者三王之霸威譚威遂主降弱小陽晉國也穀梁之蓋言是以中書若會
 其日遂何罪不以中也○廬陵李氏曰穀梁子所以謂五霸
 加日時實吳會諸侯改日陽耻以中者言繼事之直詞不
 為主故加甲午使若日陽耻以中者言繼事之直詞不
 為惡諸侯開道強夷說中諸侯自中然公羊注亦以
 國不知何據姑備夷說中諸侯自中然公羊注亦以

公室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
 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爲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卒

伯遜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杜氏曰深諱若公
 與上會不與下會也王曰此救前事者二事偶舉
 其可道者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滅人之國其惡甚矣故以會致焉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左傳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
 門于桐門高氏曰以宋公受傷陽故也鄭皆中國即
 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則先序主不容誅也陳氏曰凡事
 專言帥師自爲二國會則先序主不容誅也陳氏曰凡事
 輒始自是雖圍成亦并稱帥自楚公子貞鄭公孫輒
 楚公子貞從楚未嘗不連兵以上所以懲鄭也廬陵李氏
 曰鄭之從楚未嘗不連兵以上所以懲鄭也廬陵李氏
 再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三
 見於此年四見於明年三

晉師伐秦

左傳晉荀瑩伐秦報其侵也高氏曰晉方帥諸侯會
 吳滅偃陽又越千里而伐秦可謂聖用其民矣爲晉

背謂莒邾薛杞國弱而卑齊光國大而強故素周班
而進之也况自晉悼之伯莒知以子爵而常在薛伯
杞伯之上則班爵之等又安可以先
王舊制逾之哉據事直書義自見矣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善盜始此左傳初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車尉止獲初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禮也遂弗使駢初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氏皆喪田焉駢當國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作亂於是子駢當國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為司徒冬十月駢當國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帥賊以入晨攻北宮執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劫鄭伯以入晨攻北宮執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夫馬子西聞盜不傲而孔西宮之故不盜盜入於北宮乃
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喪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盜出車者七乘
尸而攻盜於北宮子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盜衆盡死侯晉奔堵女父司駢與子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

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
寔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
衆怒難犯安衆難欲難成二難亦得安國不亦難乎
焚書以安衆難欲難成二難亦得安國不亦難乎
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
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道惡上也程子
曰盜殺三卿不稱大夫失卿職也

按左氏鄭公子駢當國君事也攝發為司馬輒為
司空駢與尉止有爭及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
宮殺三卿于朝不稱大夫程氏以為失卿職也卿
大夫者國君之陪貳也貳副也陪伴政之本也本強
則精神折衝聞有偃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
里之難者矣一汪氏曰其言而卻萊夷之如孔子相定公夾谷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二十六年 冬 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次如柳下惠使展喜犒齊師稱先王之盟言而齊
 侯乃請趙王鼓瑟相如亦請秦王擊缶左右欲刃
 相如相如叱之左右皆靡秦終不能有加於趙刃
 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盜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為陪
 貳乎故削其大夫為當官失職者之鑒也王氏曰
 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慢下暴盜思伐
 之矣鄭一曰卿之禍其近是乎陳氏曰慢下暴盜
 賤者而鄭一曰卿之禍其近是乎陳氏曰慢下暴盜
 春秋之季小臣圖柄國皆公陪臣執矣命盜自張氏
 曰鄭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而官命之罪也鄭成及
 卒之役諸大夫欲從晉矣而官命之罪也鄭成及
 伐鄭之役諸大夫欲從晉矣而官命之罪也鄭成及
 故驛者從之欲堅守以待晉而駢請從楚以任其
 惡積而不可掩鄭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盜此所始不
 稱殺其大夫不可掩鄭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盜此所始不
 此殺其大夫不可掩鄭廬陵李氏曰春秋書盜此所始不
 討賊之義予尉止等也書大夫當討之夫賊也駢不
 不書大夫當討之夫賊也駢不

人則疑於雍廩又曰正義曰凡言其者是與所
 也君是臣盜者君臣非盜之者所與所殺
 其大夫文獨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曰盜而所
 書大夫文獨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曰盜而所
 其大夫文獨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曰盜而所
 大氏得之說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曰盜而所
 張氏得之說不書大夫蔡侯申例而書曰盜而所

成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士
 魏絳戌師子囊救鄭武子欲退晉之耻也我逃楚鄭
 晉平楚師不進已亥與楚合諸侯以益驕於
 陽陵與戰我將獨進師遂進楚已亥與楚合諸侯以
 則如死與戰我將獨進師遂進楚已亥與楚合諸侯以
 不曰諸侯將成行必不戰矣從楚亦以退之宵涉
 楚與楚必盟言我將成行必不戰矣從楚亦以退之
 楚必救之戰而鄭不克為諸侯笑致怨焉不可命不
 楚必救之戰而鄭不克為諸侯笑致怨焉不可命不

楚必救之戰而鄭不克為諸侯笑致怨焉不可命不

命不

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
孰成之諸侯也曷為不言諸侯為之離至不可得
而序故言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諸侯莫
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
也牢

虎牢之地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成而繫鄭者罪

諸侯也孫氏曰此伐鄭諸曷為責鄭設險所以守

國有是險而不能設犧牲玉帛待盟境上使其民

人不享土利辛苦墊隘汪氏曰猶無所底告然後

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程子曰責鄭

繫於曷為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

所以城之者非欲絕荆楚之路為鄭蔽也駐師阨

險以逼之爾至是伐而復成馬猶前志也則可謂

以義服之乎故成而繫鄭者若曰鄭國分地受諸

天子非列國所得專所以罪諸侯也張氏曰罪諸

之寡謀前年成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

而勞諸侯以成守罷敵中國恃力逼小豈霸王服

悼公命諸侯反成之春秋書成陳著其人心不協保

陳不終遂致陳侯之逃也鄭未服而悼公成虎牢

以逼之春秋書成鄭虎牢著其名也其據地利以脅鄭而

後使楚人得歸則陳為無功矣虎牢雖未善而

不善而陳侯逃歸則陳為無功矣虎牢雖未善而

謂凡成而下書惟晉悼公之成陳鄭也特書之陳氏

人既以虎牢還繫於鄭又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

能保鄭肆其陵逼曾荆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

著明也哉蜀杜氏曰諸侯伐鄭而虎牢聖人於

其伐也書其爵而於其成沒言之是與

故曰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
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
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
甸甲散於立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
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
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
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宋嘉呂氏曰孟氏
為臣季氏疆直欲盡無公室也齊氏曰周公封曲
阜地方七百里有三軍後以伯主之周公徒三
萬則魯本有三軍增置中軍耳軍舊屬公多則貢重故
卿更為二軍今復三家以公幼弱故分軍征各入魯
也或用問王制大國三軍以次國二軍故周公之封魯
哉是用郊禘之禮設兩觀乘大路軍獨受二軍而魯
哉是知自伯禽以來固已有三軍矣往往往自文宣

而皆下軍政壞不補其闕自以此年以前國之
乘必多於公事則諸卿分帥以行然當一軍故請
於叔孫穆子欲重矣所整頃作三軍之數也三子各
主一家各專其私乘而公無與焉二也故謂之
軍乎公無與焉而公無與焉二也故謂之
中不知君國子民之道始與晉悼異矣茅於惟胡氏
曰是也魯自誤故三軍而謂之作者變其法制爾先儒
為舍中軍所誤故三軍而謂之作者變其法制爾先儒
氏曰費誓稱魯人三郊三軍明矣然春秋大國三軍故
益是時軍政壞而有三軍之名而專兵權不能備書作三軍
謂是公復古制作三軍之名而專兵權不能備書作三軍
貢重遂自復古制作三軍之名而專兵權不能備書作三軍
卿並將則三軍未嘗廢也仲氏之類是世卿強
盛既有三桓又未嘗廢也仲氏之類是世卿強
邑所取既多而公室之乘以復三軍之闕及是三家
分公室又壞已之私乘以復三軍之闕及是三家
奪公室之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制其大
家者其意曰魯國雖失兵權而聖王之制其大

使兵權不在公室也經凡書作者不宜作也如制作
 立甲作南門作雉門兩觀皆議也三軍魯之舊制
 而亦書作學習其讀而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
 問其傳則知罪之在矣
 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
 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
 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
 鑒也○陳氏曰書作三軍志三家之分公室也○
 國君者僅雍虛器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
 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
 臣負固暖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
 卿素已大有四五不異周禮小國梁一又云諸侯一也
 國有大小國非一制當異周禮小國梁一又云諸侯一也
 最分為大國非一制當異周禮小國梁一又云諸侯一也
 國家之說左氏得之矣○盧陵李氏曰此條其制
 家多從之杜氏以為魯舊二義尤詳胡氏曰此條其制
 三軍而三家各為其一本故謂之軍今耳此處小室合然

疏又曰成王封周公時必有三軍後以軍多貢
 故自戒為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二軍也若如此
 說則亦無碍於胡氏之義矣但觀成公作立甲之
 後四卿並將則魯未必止三軍也當從胡氏舍甲之
 五年見昭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四卜之瀆以著魯郊之借注氏曰僖三十一
 卜郊不從則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
 此云郊不從則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
 當郊不從則但書免牲不書不郊蓋免牲則
 乃卜不從故耳直書不郊則不復免牲矣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
 弱於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
 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楚師至吾與也子展曰與宋為
 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與也子展曰與宋為

春秋左傳卷六

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
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
可矣若我宋諸侯之盟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
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
子展侵宋杜氏曰欲以致諸侯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二左傳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夫光宋
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瑩至于西郊東
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
于向以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北林
氏曰以前伐未得志而鄭復來侵宋故也○廬陵李
諸侯之趨事然莊公之至而鄭復來侵宋故也○廬陵李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
慎必失諸侯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
曰凡我同盟好惡與王先公室或間茲命司慎毋留
恤禍亂同好惡與王先公室或間茲命司慎毋留
用群神祀先王先公室或間茲命司慎毋留
俾失其民隊命亡氏同見其國家程子曰鄭祖明神
也隨復從楚師也故湯都廬陵李氏曰鄭祖明神
汪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廬陵李氏曰鄭祖明神
此正義曰偃師也故湯都廬陵李氏曰鄭祖明神
禮正侯觀於天子諸神而先稱二司曰其是也
尺加方明黃明觀於天子諸神而先稱二司曰其是也
白黑玄黃明觀於天子諸神而先稱二司曰其是也
其方立天子諸神而先稱二司曰其是也
云謂之明者上祀四方神明禮日月宗廟之會同而
之謂之明者上祀四方神明禮日月宗廟之會同而
此言則以天者下祀四方神明禮日月宗廟之會同而
曰炎子以戲與毫二盟為觀禮之會同而
國蓋子以戲與毫二盟為觀禮之會同而
杜氏所謂未服而書同盟鄭與盟也
疑是說

公孫自伐鄭

穀梁傳不以後致盟而後復伐鄭也臨川吳氏曰以前
 而事致者見雖同盟而致未得鄭也范氏曰
 李氏曰此盟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伐致盟曰
 能服鄭正然彼以服楚為先則事致與伐者則以伐致盟曰
 柯陵之故以不與柯陵事鄭而書至異者何也穀梁疏則未
 畏獨不盟後復伐大乎此說亦強通以為此為盟後更強諸侯以
 蓋厲公三伐終不能服鄭則為楚強柯陵為盟後更強諸侯以
 駕之未可息而終書至會以見中故兩書至以安所謂不
 一勞者歟
 求逸也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
 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盟于毫城北鄭服而同盟也

杜氏曰代鄭而書

復扶又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音現其既同而又叛

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

也高氏曰蓋用公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故

毫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

隊命亡氏踣其國家雖渝此盟而不顧也噫慢鬼

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

魚

此三駕之左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之
 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士展盟晉侯十
 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盟晉侯十
 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囚公使禮而歸晉侯
 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使藉孫統不對曰
 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兵車百乘絳歌鍾師觸
 淳樂十乘甲兵備凡樂之半賜乘絳歌鍾師觸
 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乘絳歌鍾師觸
 不諧請與正諸華八年之半賜乘絳歌鍾師觸
 中九合諸侯無君之靈也二國如樂之寡人無所
 何力之有諸侯之臣願君安其樂而思終也詩曰
 亦是君子之夫樂以安邦樂只君其樂而思終也
 樂也仁以師之夫樂以安邦樂只君其樂而思終也
 公曰夫子之居安而思危思則有備無患遠人不能
 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之在微子備有備無患遠人不能
 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寡人無患遠人不能
 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樂禮也寡人無患遠人不能
 會爾杜氏曰蕭魚何蓋鄭與樂禮也寡人無患遠人不能

程氏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何氏曰中國
 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
 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孫氏曰言伐言會者得
 詞也鄭自桓文後晉楚爭之久而後地會集
 諸侯今始得有地會而後集事之辭矣未有伐而後地會集
 也陳氏曰有地會而後集事之辭矣未有伐而後地會集
 者地會而後集事之辭矣未有伐而後地會集
 事之辭也鄭再會于蕭魚蓋晉侯之功也亦出
 公會伐鄭也再會于蕭魚蓋晉侯之功也亦出
 楚屈完來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法正同皆一義也汪氏曰
 會于蕭魚與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法正同皆一義也汪氏曰
 所以序蕭魚與盟于師再書盟于召陵法正同皆一義也汪氏曰
 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汪氏曰則得鄭公至自會楚
 人執鄭行入良霄於伐鄭之會必明著其請盟之跡鄭
 皆略之謂鄭不可信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
 而小信不足恃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
 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侯許杜氏曰斥度候望

春秋左傳卷之六

也望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
 背晉者二十四年汪氏曰齊桓霸業至鄭始從楚至哉誠之能感
 人也汪氏曰齊桓霸業至鄭始從楚至哉誠之能感
 悼霸業而鄭自此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不使人強從
 同盟而鄭自誠不復叛蓋要之以信而不使人強從
 而使自悼公能謀於魏絳以息民聽於
 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
 城濮之績不越是矣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
 諸侯伐鄭楚不能救遂全師以服鄭鄭氏曰乃固與晉楚
 戰不能爭雖城濮之績不越是矣蘇氏曰自鄭人侵蔡之後晉
 一非日之積比善之服鄭也嘉者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
 亦非日之積比善之服鄭也嘉者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
 之者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息中

公至自會

盟而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論不
 意也壹故戰伐為善不見其實蓋春秋成以人之美之
 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遠人服矣示嘉以救災
 悼公再霸之烈其最可稱道者蕭魚之會以盟則
 不如有屈完之來以荆楚方強子囊不怯為政而察然
 師有晉之讐其氣然以荆楚方強子囊不怯為政而察然
 有憚晉之心雖或時帥師徒以強子囊不怯為政而察然
 所以陵駕中國者豈無時帥師徒以強子囊不怯為政而察然
 止此八年服楚者固自道矣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年之問晉四合亦止此八年服楚者固自道矣廬陵李氏曰晉悼三駕
 也晉以盟誓為信不伐鄭以威報救之然後晉悼三駕
 故晉以盟誓為信不伐鄭以威報救之然後晉悼三駕
 以善勝其制楚者三不伐鄭以威報救之然後晉悼三駕
 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范氏
 鄭故書至自會高氏曰春秋以變文為褒貶屢書盟

而不信則以不書盟為誠屢書伐而無功則以不致
伐為美也靈陵李氏曰厲公三伐終以伐致悼公三
秋之終以文精美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穀作良宵

左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奭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
武社稷之故不能懷君若能以王帛緩晉人言使
人也穀以攝威之孤者執國之辭也杜氏曰書行人言
非使也穀梁傳古者執事而後告其問所以通命示
執殺之入皆為罪也古者執事而後告其問所以通命
也稱陵許人而執也既成而後告其問所以通命示
也襄陵許人而執也既成而後告其問所以通命示
氏曰襄陵許人而執也既成而後告其問所以通命示
舒憤晉不使良霄告自楚復出師以戲則楚子伐鄭
堅從晉矣注氏曰悼公之四伐鄭于戲則楚子伐鄭
或挾鄭則公病中國獨力屈知義之不可敵而不敢抗也

○冬秦人伐晉

左傳秦庶長鮑師伐晉以救鄭鮑師先入晉
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王午武濟自輔氏與
鮑交伐晉師已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高
氏曰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於楚是為楚伐晉報去
年之役家氏曰晉為秦所敗春秋略也
而不書不與秦人為楚而救鄭也

庚靈王十有二年晉悼公十二齊靈二十

子一年鄭簡五曹成十七陳哀八杞孝六宋

平十五秦景十六楚共三十吳壽夢二十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穀作印下同

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不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穀梁傳伐國不
言圍也邑舉重也取邑者不書圍安足書也高氏曰諸侯
伐我未嘗有言圍邑者書圍邑自始也高氏曰諸侯
公五與莒子會宜其釋怨同好矣而見伐不已
則魯弱可知矣杜氏曰台琅和費縣南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左傳季武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公羊傳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遂
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

鄆莒邑也高氏曰文十二年嘗帥師城鄆矣曾不
台而入鄆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
是無君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
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
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何氏曰時公微弱政教不

邑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前漢書馮唐傳上古王者

專之可也曰此為境外言之也若在邦域之中而

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逐定無

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家氏

始繼其父即美城賜邑繼而作三軍取公室之丘

廣其心為己之私有今而救台遂入鄆取邑以自
命而大夫遂事有三公子遂如春秋帥遂如晉乃受君
及齊侯以二事出者孫宿救台遂入鄆皆以一禮樂
而專事雖有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
之事事雖有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
之事事雖有也然結之遂盟致三國之伐乃禮樂
馬遂入鄆之類是也廬陵李氏曰襄公之中又有惡
益弱者矣此年救台十五年救李氏曰襄公之中又有惡

孫救台遂入軛而不忌公親救成乃至遇而不敢
前君弱臣強又可見矣○劉氏曰公羊云伐而不敢
圖者取邑之辭也非也○劉氏曰公羊云取而不敢
幸也三者不相亂而猶云不一也○惑乎穀梁云取
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亦非
也取邑不書有所避爾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杜氏曰謝前年伐鄭
師襄陵許氏曰晉悼服鄭抑楚而聘晉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左傳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
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
於祔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
臨於周廟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為邢凡蔣茅昨祭
甚於其暴盛而諸侯交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
亦以其暴盛而諸侯交赴告之相親也此書吳子卒
孫氏曰不書葬者明諸侯通之會之而赴告之相及也
罪大惡重貶之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左傳冬楚子囊秦庚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
之取鄭也高氏曰秦人與焉而削之者楚人率秦故
專罪楚也汪氏曰傳言伐而經書侵者楚人率秦故
之廬陵李氏曰著楚之無能為也

附錄

左傳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
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
而人齊侯許昏及姊妹則日先守某公之遺女若
王使人陰里結之

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朝且拜土魴之辱禮也高氏曰晉侯一
使人來聘而公遂親往朝之事晉之禮恭矣○趙氏
曰按大國使聘即須自往朝之一何謬乎
無寧歲也而左氏言禮也一何謬乎

附錄

左傳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
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受多福是以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弘多矣夫亡師于保首領者以於地唯是春秋竈莫對所夫之靈獲保於禘廟者請為靈謀若夫曰君有命及五命乃許君於楚共卒子囊謀之赫楚國而君臨矣子囊曰君命以共卒子囊謀之赫楚國而君臨共乎請蓋之夷奄夫南海之以屬諸夏而不知其過可不謂

附錄左傳吳乘我喪謂我請誘之以師也庚從之戰于庸為浦大敗為吳師獲公既卒齊師觀先叛則城防

冬城防

左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威武仲請侯畢農事禮防也則城防者畏齊也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却以畏齊也襄陵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日莊二十九年齊師圍戚防矣今又城之蓋武仲始受邑防也十七年齊師圍戚防矣今又城之蓋武仲始受秦齊以行皆怠慢不攝悼公既卒齊師觀先叛則城防事之備也

附錄

左傳鄭良霄太宰石奩猶在楚石奩言於子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其祥何罪則行鄭一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其祥何罪則行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固於晉焉用之而相牽引也

壬寅 靈王十有四年 晉悼公 齊靈二

平十七 秦景十八 楚康王昭元年 吳諸樊二

春秋左傳卷之六

兩失之禮記疏大夫為卿上介家氏曰內大夫未
 敬其使於君命使人之體豈為得哉高氏曰吳來
 始亦相激於吳將以謀楚也鄭既服鍾離又交吳曰以害
 則此春歷昭定不注氏曰吳謀楚而吳由此霸夫彼取
 介則士為秋何善注氏曰吳謀楚而吳由此霸夫彼取
 而晉列服二回在媯注氏曰吳謀楚而吳由此霸夫彼取
 齊則崔杼皆大卿於會晉俱失也魯晉曰寡君之命
 卒會吳執事於會而卒會晉侯之衰矣夫退吳人而
 秦之役不悼不自將荀偃來晉之衰矣夫退吳人而
 悼公為之也自是會澶淵晉趙武宋而大夫侯之不書

鄭良霄於城杞鄭游吉不書晉公孫段則君令
 不後吳不資於晉亦不能致吳至黃池而物伯
 以列矣歸川吳氏曰左氏以此會為吳謀楚然吳
 非向而晉率諸侯之疑左氏所載事跡非其於吳
 氏謀伐秦或說
 附錄左傳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
 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曰能守
 節附於子臧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
 願附於子臧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
 北宮括鄭公孫萬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劉氏曰仲尼作春秋即用舊史從史文從赴告者皆欲知經之大義深考舊文筆削之不同其得之矣或曰孫甯出君衆所同疾史策書之是也聖人曷為掩姦藏惡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談氏曰或曰臣出無乃掩姦乎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與矣不善之積莫非已招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何可出也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聖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衎出奔使祝示告亡且告無罪而

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杜氏曰諸侯春秋以其自取奔亡之禍故諸侯失所以警乎人君者為後世鑒非聖人莫能脩之為此類也案陵許氏曰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所以禮去者也春秋之義也劉氏曰強衛獻出奔不名君之辭以強臣而存大義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交於諸侯已立矣而所不名何耶則以奔而名故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所取之惡有甚焉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交於諸侯已立矣而所不名何耶則以奔而名故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所叔武攝位而鄭異叔武歸實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交於諸侯已立矣而所不名何耶則以奔而名故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所同而所以不名異叔武歸實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交於諸侯已立矣而所不名何耶則以奔而名故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所春秋自稱侯者慕之實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交於諸侯已立矣而所不名何耶則以奔而名故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所也劉氏曰奔而名者兩君之交於諸侯已立矣而所不名何耶則以奔而名故孫為貴卿交於諸侯逐其君而所遺命其子喜氏曰書不削皆所以著其專國逐君之名氏年喜弒入夷儀其冬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二又曰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十四

凡人君奔例書名罪其失地言非伏諸侯也鄭突
 衛朔燕欵蔡朱莒庚其失地言非伏諸侯也鄭突
 楚不名者歸罪於晉侯衛獻公是也奔齊不名者歸
 功於弟書法也及其復國則皆書名義復歸矣是
 二公失國當從正也○注氏曰書名義復歸矣是
 不道皆失國當從正也○注氏曰書名義復歸矣是
 三傳皆失國當從正也○注氏曰書名義復歸矣是
 蓋所例論以正非突朔之謂春秋前已立此類後
 豎年例論以正非突朔之謂春秋前已立此類後
 來書得全論以正非突朔之謂春秋前已立此類後
 附錄左傳全論以正非突朔之謂春秋前已立此類後
 可也於晉侯未可知盈而死無師故舍年而武子
 喪亦切於晉侯未可知盈而死無師故舍年而武子
 於晉侯未可知盈而死無師故舍年而武子
 其君實甚良侯曰將賞善而刑淫亦民如蓋日或
 天容如神地民奉其君受刑如淫亦民如蓋日或
 敬之望也若民之雷霆其受刑如淫亦民如蓋日或
 民之望也若民之雷霆其受刑如淫亦民如蓋日或
 无主特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神之出乎夫君仰神
 救之主勿天使失性有公諸侯有卿置側室大夫有
 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置側室大夫有

晉人侵我東鄙

社氏曰報入鄆高氏曰溲梁之批蓋有由矣
 我矣是無晉也注氏曰溲梁之批蓋有由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師于棠以伐吳
 不出而還子囊擊之楚人不能救吳人敗之獲楚公
 宜之要而擊之楚人不能救吳人敗之獲楚公
 附錄左傳曰楚王使劉大定志於中侯命曰昔伯太師
 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太師以

宗士有朋友庶人之工則匡之補察其政失則暱以
 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補察其政失則暱以
 自王以誦箴諫大夫規詢士以傳言庶人諉商於
 為百工誦箴諫大夫規詢士以傳言庶人諉商於
 市規工誦箴諫大夫規詢士以傳言庶人諉商於
 相也天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民有之
 常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民有之
 上規工誦箴諫大夫規詢士以傳言庶人諉商於

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茲
率舅氏之曲纂乃祖考无忝乃舊教之哉无廢朕
命

冬季孫宿會晉士甸宋華閱衛孫林父鄭

公孫董言人邾人于戚

左傳晉侯問衛故於中以得志而勤諸侯不如因而定之
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言曰亡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
固存國而托之仲虺其有言曰以亡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
定也范宣子道也君其定言曰以亡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
定也范宣子道也君其定言曰以亡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
氏曰則正弗勝矣陵許氏曰會是以非也其謀定也而謀
善卿明皆不討會其賊以張氏曰前非也其謀定也而謀
孫林父于會晉父為霸主抑君左氏曰前非也其謀定也而謀
晉大夫之會林父為霸主抑君左氏曰前非也其謀定也而謀
之言專罪其君情不可見矣家氏曰晉悼公用師于鄭
所無會不往无役不從今為其臣所逐晉當會諸侯

納能君誅孫寘以伸伯討乃盟主職分之所宜為
所甚惡也陳氏曰哀昭君之為國也無所不備
也悼公之德衰矣汪氏曰昭君之為國也無所不備
私邑而或於其君之臣而此晉之強也所為悼公未
於政事或於其君之臣而此晉之強也所為悼公未
奔而林父會於其君之臣而此晉之強也所為悼公未
助臣之禍前會於其君之臣而此晉之強也所為悼公未
之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
貳人而以此問之悼公之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
諸傳無文當從張氏許氏之會聰明不逮少年矣齊人之
附錄左傳楚子囊謂子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與
死不志必城郢君可謂子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與
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

癸卯 靈王十有五年 晉悼十五卒 齊靈二
四年 十有五年 十四 衛獻十九 殤公
剽元年 蔡景三十四 鄭簡八 曹成二十 陳
哀十一年 杞孝九 宋平十八 秦景十九 楚康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五 衛孫林父會晉士甸宋華閱衛孫林父鄭

二吳諸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

于盟

左傳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也對曰孟獻子在晉其室曰子
 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欲在晉其室曰子
 毀之重勞且不敢問杜氏曰報二年豹之不盟于尋而一
 年毫之盟鄭氏曰劉魯甚矣注陵許氏曰諸侯有聘于國而
 盟于劉崇非禮也故公弱其為非禮向戌以千乘之專不
 見其仇也盟而遂國已為非乎公嘗如晉而及晉而侯
 聘禮也盟非禮也遂國已為非乎公嘗如晉而及晉而侯
 尊失列也聘于遂國已為非乎公嘗如晉而及晉而侯
 盟長所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大晉侯
 夫之當施也朝聘而盟于外惟此兩見而已大晉侯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也
 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也書過我天子官師非卿
 過我故志之也杜氏曰官師劉夏也天子官師非卿
 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昏姻人倫
 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乳氏曰官師士而
 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
 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
 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知卿往逆公監之禮
 也汪氏曰天子不親迎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
 書高郵孫氏曰公監之親迎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不
 天逆王后上儀者准二非禮則書也臨川吳氏曰王后
 行逆后而紀姜王猶乾之有坤不可不重從苟商故
 書逆書歸劉夏得以禮者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
 書逆故不書歸夏得以禮者逆后而齊之歸女無違於禮

八年乃桓王之十六年魯哀十五年乃靈王之十年

四年乃周衰禮廢昏姻之制不時聖人因祭公之

來劉夏以之譏也我子為令尹公師為右司馬為

而書左傳楚公也子為令尹公師為右司馬為

附錄子為令尹公師為右司馬為

為左司馬由基為宮莫尹教以靖國舒為右司馬為

乎能我懷人官為禮之能也官人則君為右司馬為

曰嗟我大夫各居其行能也謂人則君為右司馬為

男旬采備大夫各居其行能也謂人則君為右司馬為

司納賂于宋以盜居其行能也謂人則君為右司馬為

黑為質焉司城以四乘鄭人師以謂人則君為右司馬為

三臣而說之託諸季武子父實諸卞齊三月之良

人豈為相也曰朝也何相而無私為其相必朝也若

無人豈為相也曰朝也何相而無私為其相必朝也若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杜氏曰遇魯地書至
北鄙以定衛而齊不與焉齊固侯在齊季孫宿為
不鄙以當敵故書於是時三分其地而公室侯弱
謹成以見圍救患當速乃復畏常公劉氏曰武備
陳氏曰自宣之季魯內不復言將公本非弱國而
進元惑乎三季魯內不復言將公本非弱國而
氏專政務三季魯內不復言將公本非弱國而
乘自歸其私植其私門也費氏曰魯公室侯弱
伐警則外金私植其私門也費氏曰魯公室侯弱
制此則外金私植其私門也費氏曰魯公室侯弱
者三則外金私植其私門也費氏曰魯公室侯弱
三則外金私植其私門也費氏曰魯公室侯弱
服之始者二也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
臣備之恃強也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

左傳齊侯圍成戴於晉故也於是乎城也
 氏曰由不能救成故亦成也見壞而城也
 之無備敵去而後城亦成也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蠶繅繻繻戶孔子曰能治其國者誰敢侮之
 高氏曰此孟孫之邑而季孫曰能治其國者誰敢侮之
 三家相党以備齊為名而與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
 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况此二卿以師城之其固可
 秋凡言美注氏曰城者非也况此二卿以師城之其固可
 則知美注氏曰城者非也况此二卿以師城之其固可

秋八月丁丑日有食之

張氏曰悼公卒政速大夫之職也

邾人伐莒郟

左傳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
 莒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
 則民一與齊黨於莒故來伐莒陵許氏曰政在臣則民二則國強魯

自文公失政大夫孟孟竊國柄齊與邾交
 伐其國不競甚矣无他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在祝柯澶淵之盟八年已自是則晉日起晉人即公之衰而代
 曰悼公立於成之十年已自是則晉日起晉人即公之衰而代
 文衰之盛入於國之明日逐不臣者七起晉人即公之衰而代
 取六官於民譽蓋晉賢侯也季氏曰晉人即公之衰而代
 君年之資乎不獨伯功侯也季氏曰晉人即公之衰而代
 十年之資乎不獨伯功侯也季氏曰晉人即公之衰而代
 復不迫然血氣營而驕悍未除悼公之齒老矣於奔走晚而
 而三其亦稍知謹以道養心也八九年之謀無矣於奔走晚而
 也三其亦稍知謹以道養心也八九年之謀無矣於奔走晚而
 也三其亦稍知謹以道養心也八九年之謀無矣於奔走晚而
 公先而駕楚知訓則教士有法也六九年之謀無矣於奔走晚而
 兄弟相謙德臨之晉協澤之召相也六九年之謀無矣於奔走晚而
 无滅譚無遂以謀不協故十三年之使國相與周旋君願與二悼
 能得鄭也悼公純以誠心行之鄭子展曰晉君方未明

必不棄鄭故五會之信終於不盟無公一盟乞盟之煩
使晉以戰伐為威未敵事之而後可故三子之資乎
交一旅無城濮之戰而杜不夫是者非有君之資乎
然能服諸侯而駕楚而大用爭之漸能得而資乎
掩失陳之責能取楚而大用爭之漸能得而資乎
誓之推非大諸侯雖合大蕭夫已後誘凡三大會諸侯而
旬大然臨之不侯雖合大蕭夫已後誘凡三大會諸侯而
於陳非吾事無之可棄猶鄭不夫已後誘凡三大會諸侯而
有於夫乎陳之不侯雖合大蕭夫已後誘凡三大會諸侯而
於陳非吾事無之可棄猶鄭不夫已後誘凡三大會諸侯而
向之役鄭而官於吳不德陳以乎退吳不可向晉也
吳憂尤甚悼公治楚而暗於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
乎不然而悼公治楚而暗於吳人亦已晚矣楚患雖弭
附錄或左傳鄭公孫夏如晉弗受子驕送葬曰宋人
王人或以王為寶也故敢我皆喪也鄉納此以
為寶爾以王為寶也故敢我皆喪也鄉納此以
其死也稽首而告曰小人也與我皆喪也鄉納此以
請死也稽首而告曰小人也與我皆喪也鄉納此以
使復其也稽首而告曰小人也與我皆喪也鄉納此以
奪堵狗之所口實二諸月鄭氏
吳諸樊四

甲靈王十有六年(晉)平公(虎)元年(齊)靈
五年(蔡)景三十五(鄭)簡九(曹)成二十(楚)康三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杜氏曰輸月而葬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子澳梁

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同馬祁

春秋左傳卷之六

奚韓襄梁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立書為乘馬御收
服脩官為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高
氏曰為討知莒也知莒連伐曾魯使告于晉悼公將
為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杜氏曰
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
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
二君皆稱衛侯汪氏曰高厚逃
歸不書蓋未講會禮而先逃

戊寅大夫盟

左傳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衛齊殖鄭公孫董小知於是大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
信在大夫皆在是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
夫君若贅然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而不失正矣諸侯
會而大夫不臣也狂氏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厚之
大夫遂自共盟也狂氏曰諸大夫本欲盟高厚厚之
諸侯大夫可知傳自曹以下大夫不書舉小知以包

與之
雞澤大夫盟同義

壯立之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
諸侯之大夫救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
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今溴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
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
何也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
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三
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
國之大事也楚之秦會戚會逐君之臣定篡立之
君皆開於夷夏君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
臣之故故曰大事

與焉何氏曰蕭魚服郵諸侯勞倦而大是列國之
 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
 况悼公既没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
 以旂旒曰贅繫屬之辭旒旒旒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
 情忽於未兆而不預謀苟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
 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通鑑周威烈
 王命趙鞅之曾孫籍韓不信之玄孫虜魏曼多之
 玄孫斯皆為諸侯安王二十六年韓趙魏共廢晉
 靖公俱酒為家人而分其地廬氏曰諸侯共廢晉
 自盟君各在會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
 六卿分晉其在會則諸侯之政自茲失矣三桓逐魯
 所由來者漸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
 待後世之意也栗子曰五霸既衰梁之會諸侯
 出會而大夫自盟這固自是差

不好張氏曰春秋莊十三年以前禮樂征伐自諸
 侯出而權未一也自桓文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
 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
 故於此書大夫盟七年盟著世變之益降也陳氏曰文十
 五年盟此盟書大夫盟七年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則有斥言諸侯而序曰大夫盟七年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而志不序言諸侯而序曰大夫盟七年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僑盟之終也言諸侯而序曰大夫盟七年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甚矣夫梁之會大夫盟七年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氏集義曰雞澤之會大夫盟七年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後言大夫盟七年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夫諸侯不言盟言於大夫而序曰大夫盟七年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救徐師之役失政而向夫耶氏不繫諸侯其不謂信在者四
 之帥師實受諸侯次命而命也雞澤之盟諸侯救則夫
 大夫又盟實受諸侯次命而命也雞澤之盟諸侯救則夫
 侯皆在而大夫猶受命與盟非諸侯之命矣于宋則諸

盟則諸侯不出而大夫自為會盟矣然經於此年
盟以大夫之諸侯著大夫之無諸侯也于宋之
晉平侯即位十年之間諸侯合不使大夫之諸侯也
任沙隨而兩夷儀是也間於斯時也苟能祝何繼
統明義而可感以人之心則桓文之功跡矣不
以業而高厚歸而執荅罪服又奈於義初悼公
以能復則之柄授之歸而執荅罪服又奈於義初
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陰齊成實以齊莊而歸齊
服遂以無功澶淵雖獲陰齊成實以齊莊而歸齊
錮者氏誠而反盟晉之亂後不夷儀將以齊莊而
君者氏誠而反盟晉之亂後不夷儀將以齊莊而
專出會盟矣原其失在於是縱權於下世卿強家黨
惡怙亂不肯仗義以正諸侯皆有所致盟書齊也
盧陵李氏曰春秋書以正諸侯皆有所致盟書齊也
盟書李氏曰春秋書以正諸侯皆有所致盟書齊也
稱諸侯猶繫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盟公穀胡氏
陳氏皆猶繫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盟公穀胡氏
得之皆猶繫於君也獨此盟止書大夫盟公穀胡氏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左傳曰錄以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
通齊師之使何氏曰錄以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
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劉氏曰稱人非有罪也
有罪何以師之不得自治之劉氏曰稱人非有罪也
知也晉侯討之未也君行其國而執人正先自治而
後治晉侯討之未也君行其國而執人正先自治而
討也晉侯討之未也君行其國而執人正先自治而
不也晉侯討之未也君行其國而執人正先自治而
李氏曰經書執諸侯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廬陵
以歸執大夫書執諸侯正也故稱晉人而二君不名廬陵

齊侯伐我北鄙

高氏曰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是
時齊益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聽命使
世子伋禮出會蓋有輕諸侯之心故前年北鄙之伐
為莒我邾晉往會而齊亦伐我南鄙晉會溴梁以討
齊莒益復伐我三年之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
齊莒益復伐我三年之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

齊莒益復伐我三年之齊獨不至晉執二君以歸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
夕釋憾於故邑之息地是執事之問也朝不及夕
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此比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見
社稷而賦圻父猷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不能內修其政以
樂無道之君臣庸其甚矣

○十有七年 (晉) 平二 (齊) 靈二十六

景三十一 (宋) 平二十 (秦) 景二十一 (楚) 康四

(吳) 諸樊五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晉公也在位十八年子華嗣是為悼公孫氏曰去

○宋人伐陳

左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高氏曰七年
宋會陳侯逃歸自是復與諸侯會而楚鄭連年
也盧陵李氏曰宣十四年經書伐陳皆著楚討
也歸以年書宋人伐陳傳不見二國致亦以晉
乎書伐而不書獲異於鄭人之會得非亦以晉命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傳衛孫蒯田于曹遂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位人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而君曹取重為厲是之不憂而何
氏曰孟子曰石買孫蒯而君曹取重為厲是之不憂而何
反也孫蒯犯上之人於此其待我不惡者也越則君子必自
遭曹人之辱益亦內自自省耳乃挾貴卿將重兵以攻
其國不亦甚乎經之善伐者也
謂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者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

我北鄙圍防

左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
批高厚圍威威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而復齊師
叔紇臧疇威威賈帥甲三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
去之齊人獲威威擊齊侯使風沙衛言之且曰魚死堅
舊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
士以札挾其傷而死狂氏曰桃齊地也并縣東南有桃
盧高氏曰齊之君臣同來伐我分兵以圍吾二邑

恃眾暴寡如此齊魯世姻之國而數
年之間見伐不已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宋華閱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
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曰宋而大夫
無罪公聞之曰臯比私臣也亦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而
璧宋公聞之乃舍師也師也亦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而
政必逐之乃舍師也師也亦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而
不如此蓋之乃舍師也師也亦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而
聘十一月甲午午國逐人逐癩狗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
從之華臣懼遂奔陳高氏逐癩狗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
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遠不適讐國陳乃宋讐
而奔馬尤

○冬邾人伐我南鄙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後漢
蠻傳周公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交趾南有越裳
氏重譯曰吾受命于天黃考曰澤不加于無烈風淫雨
海不揚波三年矣吾國之黃考曰澤不加于無烈風淫雨
周公歸之於宗廟先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
王神致薦于宗廟先此乃天子而讓也况列國之
君乎守藩之臣乎高氏曰春秋來與介葛盧同是為止
旦西旅獻獒太保作旅契以訓于王蓋夷狄豈可
以禮義相接哉漢光武因謝絕而自則知所謂以禮義
外之者可也若漢光武因謝絕而自則知所謂以禮義
外之者可也若漢光武因謝絕而自則知所謂以禮義
范氏杜氏皆同責以氏曰不能絕而行朝禮之說王公羊及
胡不夷狄皆同責以氏曰不能絕而行朝禮之說王公羊及
者其有慕中朝之責以氏曰不能絕而行朝禮之說王公羊及
亦不當受其朝也心斯可謂朝矣是則不書朝者

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於甲面縛坐
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曾衛請攻險已卯荀
偃武韞起以中軍克京盧弗克十魏絳察盈以下軍克
趙武韞起以中軍克京盧弗克十魏絳察盈以下軍克
中孟莊子范鞅率其諸侯以爲公琴乙亥焚雍門及西
郭比郭難弱鞅率其諸侯以爲公琴乙亥焚雍門及西
郭比郭難弱鞅率其諸侯以爲公琴乙亥焚雍門及西
門師以枚數闔齊侯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與郭榮和
曰師以枚數闔齊侯將退矣吾何懼焉且社與郭榮和
可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穀梁諸侯之惡齊
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穀梁諸侯之惡齊
有也亦病矣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之也亦病矣程子曰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
凡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
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謂數伐魯殘民人肆
其暴橫數伐鄰國觀加兵於魯則可見矣晉倬曰
會齊侯傲然自肆非世子則其卿大夫也於諸侯之
事蓋未之謹也六年滅萊十五年伐魯圍成十六

年兩伐北鄙十七年異道圍桃及防今夏大舉未始不身親之也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縱却莒以動天下之兵哉亡其國者若所共惡疾故同心而圍之也杜氏曰齊數行不特曰同心圍齊也襄陵許氏曰齊為不道數侵諸侯同心者諸侯同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罪於天下也同心圍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辭也春秋於此有沮反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其齊侯環之謂矣尚誰對哉冢氏曰或謂肇之戰晉為魯衛而伐齊春秋不與也今晉平為魯伐齊而春秋與之何耶傳曰事有似同而實異者兩伐齊是也肇之戰雖曰為魯衛出師其實大夫逞其私憾春秋不與也今茲

曹伯負芻卒于師

伐齊則齊靈背盟好歲以兵加于魯晉為之合義其私也故書同圍齊此出於聖人之特筆非因乎舊史可知也注氏曰于肇以四國及戰而不書則與賤晉可知會于魯齊同圍齊而經不書地會則與于肇伐鄭異矣陳氏曰雖大夫圍齊師不與也齊之後晉師無君將雖大夫圍齊師不與也信史也若未圍而言圍豈得為信史哉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穀梁傳閔之也襄陵許氏曰負芻之行惡不容於堯舜世春秋書卒書葬以刺王政之不行也劉氏曰穀梁云閔之也何閔之有亦

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

曰國今謂不穀主社稷而其人其不出師死為不從禮而忘先
 位於今矣夫師圖社稷也若何者稽首而對曰王其謂
 君之業乎吾以夫利社稷也若何者稽首而對曰王其謂
 午懷安乎臣請以夫利社稷也若何者稽首而對曰王其謂
 方睦於晉亦無害君亦無辱子若可也君見之使繼之稽首而對曰王其謂
 可有無害君亦無辱子若可也君見之使繼之稽首而對曰王其謂
 伯有謀完守入保伯伐齊子不師治兵於汾二子知子
 魚陵之謀完守入保伯伐齊子不師治兵於汾二子知子
 帥銳師侵城上棘遂涉于穎會楚師於郟楚師於郟楚師於郟
 至齒之師下甚雨及之庚門于純梁右旃然為山子師於郟楚師於郟
 魚齒之師下甚雨及之庚門于純梁右旃然為山子師於郟楚師於郟
 楚師下甚雨及之庚門于純梁右旃然為山子師於郟楚師於郟
 多死聲楚曠曰無不害吾驟歌師于純梁右旃然為山子師於郟楚師於郟
 必死聲楚曠曰無不害吾驟歌師于純梁右旃然為山子師於郟楚師於郟
 伐間鄭伯叔向曰無不害吾驟歌師于純梁右旃然為山子師於郟楚師於郟
 矣廬陵李氏曰此蕭魚
 之後楚兵又至鄭也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三十六

